

那天九月初，我赴美國芝加哥探望在那裡定居的二姐。到了那裡的第二天，二姐對我說：「這勞動節我學歷史時就準備好陪我去芝加哥的工廠聽，有些發憤，問道：『這勞動節我學歷史時就準備好陪我去芝加哥的工廠聽，有些發憤，問道：』」

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芝加哥的二十一萬六千餘名工人為爭取實行八小時工作而舉行大罷工，經過艱苦的流血鬥爭，終於獲得了勝利。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一八八九年七月第二國際宣佈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現在怎麼在九月份又出了勞動節呢？

二姐見我狐疑的神情，笑着說：「你只知其不知其二，勞動節源於美國，但美國的勞動節卻不在五月一日，而是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這是由於一八八四年芝加哥鐵路工人為爭取權利再次舉行罷工，當時的總統格羅夫·克里夫蘭下令聯邦軍隊前去驅散隊伍，結果導致三十四名鐵路工人被打死。為了平息各地工會會員的怒火，克里夫蘭簽署法律設立勞動節，於是就訂定為「五一」美國工人能夠慶祝自己的節日。但是他又害怕宣布「五一」為節日引發工人的激進運動，所以決定把美國的勞動節設在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噢，原來是這麼回事。

如今美國九月的勞動節已成為全美國人休閒的一天，不少公司都將雙休日與勞動節合併一起放假，以便讓工人們能更充分地休息。我在附近社區轉了轉，發現勞動節也是美國人聚餐的好時機。他們在自家院子的草坪上支起了烤爐，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還有許多人把平時懶得打理的車庫好好清理了一遍，把那些用不着的傢俱擺在院子裡低價出售。說是「跳蚤市場」，其實也是社區聚會聊天的機會。也有人喜歡利用這個假期到教堂舉辦婚禮，二姐所居住的社區就有一對青年人在勞動節結婚的，我們還吃到了他們送的喜糖呢。二姐說，她們這裡的華人和美國人居住在一起，彼此相處很融洽。我見到二姐出門時，見到熟悉的鄰居，互相都友好地笑笑。有時還簡短地寒暄兩句。與國內放假一樣，不少美國主婦都帶著我一起到芝加哥近郊的大型購物中心採購，玩樂。二姐一家帶著我一起到芝加哥近郊的大型購物中心採購，玩樂。二姐一家帶著我一起到芝加哥近郊的大型購物中心採購，玩樂。二姐一家帶著我一起到芝加哥近郊的大型購物中心採購，玩樂。

在芝加哥過勞動節

達卿



在美國過勞動節與國內一樣也是一個休閒節，只是國內的「五一」節除了休閒外，各地工會還舉辦什麼勞模表彰、技能競賽等活動，而在勞動節發源地的美國卻只是讓人們休閒過勞動節。但改變勞動節的時間並不能阻止工人遊行示威。這不，據新聞媒體報導，去年的「五一」，美國大多數地方就爆發了為爭取移民權益和勞工權利的遊行抗議活動。

購物中心遊玩，這個購物中心幾乎無所不包，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小城市」。很多美國人都帶著孩子驅車到大型購物中心採購、遊玩，以快樂地度過自己的勞動節。

在美國過勞動節與國內一樣也是一個休閒節，只是國內的「五一」節除了休閒外，各地工會還舉辦什麼勞模表彰、技能競賽等活動，而在勞動節發源地的美國卻只是讓人們休閒過勞動節。但改變勞動節的時間並不能阻止工人遊行示威。這不，據新聞媒體報導，去年的「五一」，美國大多數地方就爆發了為爭取移民權益和勞工權利的遊行抗議活動。

千金難求的《雙城》

許定銘



自從柳蘇在一九九九年的《讀書》上發表了散文《你一定要看董橋》（上海文匯出版社，一九九七）後，董橋在內地聲名大噪，散文集一本接着一本面世，時至今日總有幾十冊了，他的簽名鈐印本，在拍賣會上拍到過千元一本也是常有的事。如今董橋已是內地讀書界無人不知的香港名家，陳子善說：

如果把香港和海外眾多散文名家比作武林高手，董橋無疑是其中身懷絕技，出招奇特，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見《你一定要看董橋》（編後記））

董橋的散文集雖然隨時都可買到，但如今大家看到的，他這本後文集《雙城雜筆》，今天已是千金難求的了。《雙城雜筆》（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七七）收散文五十餘篇，書分《在倫敦寫的》和《在香港寫的》兩輯，收的都是他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作品。價讀董橋散文的朋友都深愛他「深邃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的文風，而《雙城雜筆》中的散文和他後來散文不同之處在於多變，如：《春日戲筆》全文三頁不分段；《有這樣一則廣告》句句分行似詩；《不是書話之一》幾乎不用逗號，全部用句號分隔；《那天晚上》用括號跳接過去和現在……年輕的董橋是很「意識流」、很「現代」的。



玉樹地震發生以後，很多媒體都制作了抗震救災時間表。其中《北京晚報》的時間表，以《一百七十小時，我們和玉樹在一起》為題，列舉了震後八天中的二十

八項重大救災行動和災情重要消息。讓人人心隨災動，一目了然。

這份救災時間表雖然只有兩個版面，但卻能夠讓我們明顯的感受到重視，感覺到行動，感覺到速度，感覺到力量。各種各樣的災情已經遇到過很多，但這一次，以更加有力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的成熟和進步。

從這張表中，我們看到了速度。震後五小時，救援飛機便連續起飛。把一千五百個空降兵和其他救援人員運往災區。震後六小時，災區公路陸續恢復通車。到當晚二十三時，現場參與救援的武警官兵，已經救出傷病員三千六百多人。十五日清晨二時，武警青海總隊的官兵連夜搭起六七十頂帳篷，使幾百位災民有了臨時的家。十五日早七時，玉樹州六個縣通訊全部搶通。到十六日十六時，已經有一千三百名醫務人員奮戰在災區一線，五百多名地震重傷員全部轉運到西寧接受治療。災情就是命令，速度就是生命。玉樹救災所展現的，不僅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的體制實力。聞風而動，臨危不亂，召之即來，來之能戰。這樣的速度，這樣的中國，自當令人刮目相看。

從這張表中，我們看到了重視。四月十四日，國家主席胡錦濤正在出席核安全峰會和「金磚四國」領導人第二次會晤，並準備訪問一些國家。玉樹地震發生後，他立即停止訪問提前回國。胡錦濤表示，在這一困難時刻，我需要盡快趕回國內，同我國人民在一起，投入抗震救災工作。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則於十五日下午飛抵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指導抗震救災工作。指出抗震救災第一位的工作是救人。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盡百分努力，堅持下去，決不放棄。四月十八日，心繫玉樹地震災區的胡錦濤總書記，也乘飛機趕赴玉樹。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孤兒學校，總書記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十二個大字：「新校園，會有的！新家園，會有的！」並領着孩子們大聲朗讀。國家領導人如此高度的重視，很快在全國人民中形成共識，大江南北，舉國上下，無處不在迴蕩着一個聲音：「我們和玉樹是兄弟，我們和玉樹在一起！」

從這張表中，我們看到了團結。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相信「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甚至「比鐵還硬，比鋼還強」。一場「情繫玉樹，大愛無疆」的募捐晚會，竟然能夠募的善款二十一億七千五百萬元人民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世界地震災區的募捐之最，但我相信，在中國的歷史上，肯定是無與倫比。四月二十一日，全國哀悼玉樹地震遇難同胞。這一天，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各地及駐外使領館都下半旗誌哀；這一天，停止一切公共娛樂活動；這一天，所有的電視都是玉樹的畫面，所有的面孔都是沉重的表情。一場地震，把十三億人的心緊緊的凝聚在一起。一個高效的中國，一個強大的中國，一個團結的中國，在地震中樹起更新的形象。

剛到美國上學時，需要參加為國際學生舉辦的「文化差異」培訓學習班。其中首先要討論的就是美國人的問候語。在國內的時候，從小學的是英文用語，聽說初次見面一般要說「How do you do?」回答也是「How do you do?」可是到了美國才知道，問候語和回答還有玄機，是文化信息的有效載體和傳媒。真是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美國人最基本的問候語當然是「How are you?」類似於中文的「最近怎麼樣？」和「你好嗎？」當然，也有更為隨便、「嘻皮」的「what's up?」這樣的說法。回答嘛，千篇一律，多半是「好」（fine 或者 good）和「不錯」（pretty good）。難怪在學習班常聽到國際學生抱怨美國人「虛偽」，因為他們覺得美國人明明「根本沒興趣知道你到底過得怎樣」，卻偏偏還要問你「怎麼樣」。記得有位印度來的學生說，「那天有個美國人對我說『How are you?』」我回答說：「精透了，功課太多，睡眠不足……」我還沒說完，他就一邊點頭，一邊說着「Good, good!」走遠了。原來他根本不關心我過得怎麼樣，只是敷衍客套！現在想想，這種事在美國司空見慣，大家都碰到過。美國是個對陌生人友善，但就算是親戚朋友甚至夫妻之間都要講究「給彼此空間」的社會。泛泛之交見面時既要講求禮貌，也要保持距離，所以日常問候只能是「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除了真正知心相交的朋友，這樣的問候都建立於以下的默契之上：我認可你的存在，你認可我的問候，但我們彼此都不需要為對方的生活負責。說他們客套涼薄、冷血無情也好，讓他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似的瀟灑也罷，但如果真誠地找點頭之交傾訴自己生活中的問題，大約多半要被對方在暗地裡叫做「乃癡」（nuts）。而那些為不相干的人操閒心的，有時會被視為「傻客」（sucker）或者無事生非、「瞎忙乎」（busybody）。這種人與人之間講究隱私的交往模式可跟中國人

生活中觀察，做學問的人長壽，很多教授活到老耄之年或更高。但我也發現，唱戲的人不老，梅葆玖、譚元壽等藝術家，已七八十歲高齡，仍然登台演出。老外交官也是如此，外交部京劇學會每舉辦京劇演唱會，一些喜愛京劇的老外交官就爭相登台表演，中氣十足，韻味濃郁，博得觀眾的喝彩。我認識的幾位老友就在其中，他們雖已年過古稀，但酷愛京劇的熱情絲毫未減。

去年的一次演唱會，馬毓真大使登台。他今年已經七十六歲，唱的是老生，嗓音洪亮，韻味十足。更稀罕的是，他的夫人鄒繼純為他伴奏，京胡拉得絲絲入扣，與他配合默契有加。本來他夫人也會演唱，唱得也是老生，後來因心臟不適才作罷。我認識他們已四十多年，還一起下過「五七千校」，插過秧採過茶。馬毓真曾出任外交部新聞司長，是中國外交部早期的發言人，後來先後出任中國駐英國大使和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擔任外交部駐香港公署特派員後退休。一次馬毓真告訴我，他們年輕時就喜歡京劇，但不會唱，是在香港工作期間拜師學會演唱的。他還說，唱京劇不僅可以交友，而且要學會運氣、調整呼吸，對身心很有好處。我看他們夫婦身體和精神俱佳。

八十歲的趙維大使幾乎每次演唱會都要登台。我一九七三年赴紐約參加聯合國討論朝鮮問題時與他相識，那時他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一等秘書，負責朝鮮等國際安全事務。我與他常在一起研究問題，不過當時並不知道他喜歡京劇。後來趙維提升為參贊，再後來他出任中國駐巴布亞、新幾內亞大使，我好長時間再沒見過他。退休後參加外交部京劇學會活動，才得知他是京劇學會的熱情支持者，並學會了唱京劇。原來他很早就喜歡京劇，只是因為工作關係而不能暫時放棄。退休後十幾年，他每周抽出半天時間，拜北京京劇團的一位老師學習演唱，平時在家就隨着錄像練習，可以說到了癡迷程度。交談中他告訴我，唱戲不僅豐富了他的退休生活，而且對身體也很有好處。他腰板挺直，步履矯健，不像進入老耄之年的老人。

癡迷京劇的還有錢嘉東大使。他也是一位老外交官，曾長期擔任周恩來總理的秘書，後來出任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裁軍事務大使，今年已經八十六歲高齡。在今年外交部京劇學會舉辦的迎春演唱會上，他穿起了戲裝，與幾位老友合作，綽綽有餘地唱了《四郎探母》。為了這次「演出」，那天他不顧隆冬嚴寒，早上七點就趕到演唱場所，精心化妝，穿起戲袍，做了幾次演練。當他邁着方步，與戴東一起登台時，全場轟動，演唱會進入高潮。錢嘉東飾演的楊延輝，與一位女性合作演唱《坐宮》，字正腔圓，底氣十足，更贏得全場的喝彩。他們幾個人的演唱，作為業餘愛好者，無論扮相和唱腔，都達到相當水平。他們的身心健康，我想也許與喜好京劇不無關係。

國粹京劇，以華麗的服飾、精湛的演唱，顯示着無窮的藝術魅力，而對演唱來說，通過它又可愉悅身心，提高修養，不失為一種健身手段。老外交官「戲迷」的生活足以說明這一點。

江南三「絳」

四百年間，江南一帶，先後湧現出了三位以「絳」為名的學林翹楚：顧絳、章絳、楊絳。三人何以均用「絳」為名？疑與「絳」的含義有關。絳者，大紅色之謂也。唐人白居易寫有《牡丹芳》詩，內中有句云：「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觀此三人在歷史上的造化，果然大紅大紫，儼如鮮艷無比的牡丹，令人讚嘆不已。

且看顧絳。此人即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亦稱顧亭林，江蘇昆山人。頭上的桂冠為著名思想家、樸學大師、文學家。再看章絳。彼乃章太炎（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又稱章炳麟，浙江餘杭人。人稱著名思想家、革命家、學者。接下來便是楊絳。她另有一名，曰楊季康，江蘇無錫人，一九一一年出生，至今猶健在。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的稱謂總是和她的名字緊緊地連在一起。

相映成趣的是，這三位人物之間居然有着某種瓜葛。比如章太炎，對顧炎武的道德文章極有研究。他不僅推重顧的民族氣節，稱其「信可為百世師表」；而且充分肯定顧的治學風氣，讚其「學問博大，儒而兼俠，一切均務平實」。此外，章氏尤積極確立顧在清代漢學史上的宗師地位，譽其所撰《音學五章》、《日知錄》開啓了清代漢學的戶牖，為後來的學術研究拓寬了路徑門庭。不僅如此，有人甚至還以為章之所以取名為「絳」，亦是仰慕顧所致。

你好好嗎？

馮進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唱戲養生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延靜

迷信育幼俗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

迷信育幼俗

季旭東